

新年，我看见了七个月亮



1 蜜蜂在爆竹声中哭泣
黄色的钩子点破窗户
士兵睁开眼睛
将太阳搂入怀中
“新年快乐！”

2 他有无数个新娘
多得好像神的念头
他每年轻一岁就换一个
她们把皱纹做成红包

3 末日的小镇有新年的味道
孩子们光着脚
去踩代表新生与毁灭的纸屑
嘘——

有人拨动了时针
让最后一刻来得晚一些

4 分不清完美圣器与女人身体的人
受了除夕的诱惑
忍不住进陶罐里

5 我死后变成一座神庙
无知的僧侣在里面头攒动
我死后变成一颗枣核
无数的故事在里面悲欢离合

小珂

主题词写作——

新年问候

邻人

黄色油漆的墙壁有一些地方更暗黄，挂过画。朝马路那侧的小阳台被打通了，像挂了个公文包一样，多出一小块地方。这没什么不好的，我正是看上了这多出来的一点面积。况且小阳台和房间之间还保留了个大小正合适的门框，可以假装我拥有两个功能完全不同的区域，一个用来居住，一个用来干些别的。我想在小阳台摆个小方桌和椅子，在阳光洒满窗台的时候喝喝茶，但小阳台被我的杂物堆占了一半，锅碗瓢盆，拖布扫把行李箱，囤积的卫生纸洁厕液，不会再用的文件，它们靠着外墙分门别类一件件摞着，不大整洁，我总是进去翻找必需品，我在一些需要阴凉储存的物品箱子上盖了一层防水防油污的桌布，雾霾蓝色，可以中和墙壁上参差的黄色。

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直到现在。为了尽量减少我搬家时的负担，买的所有物品几乎都可以随意丢弃。充当窗帘的是一件淡蓝色网格床单，非常薄，早上的阳光总是晒在我脸上，夏天的时候几乎不能睡懒觉，满屋的光亮吵得人头疼。床是本来就有的，弹簧床垫睡着腰疼，去GREENDAY门口买一个法兰绒毯子，折成长条垫在腰窝的位置，好歹算提供了支撑力。被子和枕头都是学生时代的旧物，枕头是大二时狠心买的蜂胶枕，这么多年过去仍然软硬适中，对得起我曾经咬破的牙。

搬过来的时候，我刚加入工作，天黑出门天黑回家，倒头就睡，没有见过同租邻居的面。这一栋小小的复式楼房，下面住两户，上面住两户，其余人的屋子我没参观过，不知道大小。四个白色的木板门呈现在我面前，我只打开了我这一个。好在我们四个房间有两个卫生间，也不至于太紧张。跟我同住楼上的情侣似乎不怎么用，放在卫生间的扫帚上面缠满了头发，扫地的时候几乎不知道是扫帚上的头发掉到了地上，还是地上的头发缠不上扫帚，那地总也扫不明白。清华大学的美

术馆展览过一个当代艺术作品，也可能是学生作品，是一个全用头发缠着的铁架子做的女人形状，乱糟糟的假头发向后延伸，里面又裹挟着化妆品、包、高跟鞋一类的女性用品。这个当代艺术作品和这把扫帚一样，塞了那么多灰但又那么浅薄。

没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放任卫生间的肮脏，仿佛它也是有人居住的房子，与我无关一样。但每天早上，面对满是灰色水垢的白瓷砖脸盆，上面滴落着邻居的大块牙膏，看向满是水渍污点的镜子，我厌恶它们如同厌恶我自己。

工作在一段时间后步入正轨，但奇怪的是转正后，我反而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做。待在这间屋子的时间变多了，偶尔我起床正憋尿，开门发现卫生间的不透明彩绘玻璃隐隐透着光，里面传来巨大的吐痰声，我才能清晰地意识到卫生间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正是在那时候爱上了清洁剂。只要你打开手机淘宝，找到天猫超市，里面就有很多种类的清洁剂。刚工作没钱的时候，只能买特价9块9的洁厕液和马桶刷。蓝月亮是个好牌子，洁厕液几乎没什么味道，我总在刷牙之前先把这种黏稠的蓝色液体倒在马桶里，虽然看不到什么像高中课本里描述的明显化学反应，那些置换分子的公式当初真是要了人命，现在我才能在一个马桶里察觉到它们的美感。等我一切都收拾停当，出门前上厕所时，那就是一个区隔开我和邻居的独属于我的马桶。虽然我知道我马上又要失去它。其次是脸盆和马桶外围瓷砖的清洁，那么顽固的污渍，洁瓷宝只需要一点点就能清除掉，这和奇迹有什么两样？洗脸台上摆放了邻居的洗面奶，一个用黑的香皂盒，还有一个按压式洗衣液，为了能够占据这一点点位置，我买了威露士的洗手液。说实在的，我并不推荐威露士洗手液，它总会给手上留下一股消毒液的味道，过于清洁就意味着反面的肮脏，有消毒水气味的地方都是城市里最肮脏的地方。要是图便

宜和好闻，最好买蓝月亮的芦荟洗手液，有时候做活动会附赠一瓶儿童洗手液，草莓味很俗气，但拿来洗脚正好，脚是最不怕俗气香味的了。卫生间摆放了一系列的清洁剂，没过多久邻居也买了一些摆放在旁边，有时候我觉得清洁剂比我和邻居要亲近。它们干一份工作，总待在一起，要是能说话怕是星星月亮都聊过几百次了。现在上哪找这样的朋友呢？

我和朋友约会都是在双方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空，且刚发了工资，天气不冷不热，有时候我都怀疑我们到底是朋友还是两个必须出去过周末的人。朋友比我早工作，赚得也比我多，有时候教我如何赚取灰色收入，我不爱听这些，紧盯着她的铆钉鞋子。这双鞋有多烂大街呢，我偶尔看几年前的韩国女团考古视频，还能看见她们几乎人手一双。走在街上，也总会碰上。但这大概是我们这个工资区间的人能买得起又不出错的最好的高端鞋了，穿这个鞋不怕被抢劫。一天的末尾，我们萎靡不振地说再见，匆

匆投入摇摆的公交车，回到出租车的怀抱里。鉴于此，我很不爱周末。

可待在我现在的房间里又能如何呢？我的邻居实在太爱做饭了，所有的菜都放辣椒。我打开公共冰箱的时候总会看见各种各样的辣椒制品，红辣椒青辣椒小米椒泡椒辣椒酱辣椒油，有一些是家门口的超市买的，有一些大概是他们自己泡的。辣椒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气味大，厨房在楼下，厨房的窗户和我的窗户都开在一面，有时候我没留意他们切菜的动静，不一会儿他们烧起菜来，肉味混着辣椒味就窜进屋子，就算把所有的藤条都插进无火香薰里都无济于事。他们做饭能从上午10点做到下午3点，邻居的朋友有时候一下子来很多个，我每次要上卫生间都会发现有人。他们一开始打开房门，说话和笑都不避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信于自己的方言，在北京，谁能听懂他们的家乡话呢？我就在憋尿的急躁里把音箱的声音开到最大，轻轻地把房门开条缝，我想要他们知道声音也是能逼疯人的。但我自认善良，我播放的是古巴民谣。没过多久，他们就嘭的一声关上房门，好像跟我撒气。我终于能去卫生间了，卫生间的地板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人踩得不像样子了，马桶旁边溅出一些水，我很怀疑是水还是尿液。在一阵发生在脑袋里巨大的轰鸣后，我打算放弃收拾这破卫生间，不管我怎么努力，它永远只会只属于我。一旦你决定放弃什么事情，就先摘下你的眼镜。当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戴眼镜。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回家，旁边坐了一个大妈，她一直举着手机四处拍，包括我的脸。这多不礼貌的事情，但我不想惹什么麻烦，就

拿手捂着半边脸，后来我才发现，她没有在拍什么，只是打开了相机对着她想要观看的事物。她的注意力被前面的北广传媒屏幕吸引了，里面播放着保护动物的宣传片，狮子老虎大象轮番吼叫，大妈放大了手机的屏幕想要看清楚那些野生动物。有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就摘下了我的眼镜。我近视不算严重，周围的人只是有了毛边，以前我总能看清他们的表情，摘下了眼镜就不需要了。摘下眼镜之后，卫生间也变得十分干净。我很多问题都是源于我太想看清楚了。人生难得是糊涂。老话真是没有错。清洁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被我动过，我放弃了清洁，放弃了分子式，邻居也就忽然不见了。卫生间重新属于了我，真吊诡。

眼镜不戴了，我就常常出去转转，看不清什么反而能更好地感受到它们。这个小区周围有一个小型教堂，下班时候我常常看着它们黑暗的玻璃反着街灯的光。但今天是圣诞节，里面有人唱歌。为了看清那些暗玻璃里隐藏的东西，我走了进去。每个人都朝我模糊地笑，好像我天生属于这个灯火明亮的圣洁地方。我的手机跟着亮了起来，我的邻居在租房群中圈住我，大概是祝福我平安夜快乐，一年到头了，我们终于像我们的清洁剂一样能说上两句话。但他们说：“以后我们轮流打扫卫生间吧，一人一个月，这样比较好区分。你先来！”

有人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帝有说过什么关于邻居的话吗？”

“有的，我的兄弟姐妹。”她带着毛边的微笑真让人捉摸不透。

“你说说看。”

“上帝说，要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现在急需一副眼镜才能看清楚她到底摆出了什么表情。

“唉，”我说，“唉。”

示岁信札

■ 缪一帆



第一封信 雪

F:

昨天坐到后半夜，忽然感到出奇的安静。原本在黑暗中总能听到不远处的水流声，虽然很轻，时常会被各种窸窸窣窣盖过去（即使在深夜里也还是一直会有杂音呢），但是河水的韵律老是绵延不止。可是，那个时候，一切都听不见了，只有自己的呼吸。我看向窗外，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雪，树枝和地面都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你还记得上一次大雪吗？是的，我能够记起两年前有过数天可怕的风雪，踩在雪中如同即将被掩埋。但似乎只能回想到这里，彼时的体验几乎已经完全混同于昨晚的情景了，这让我很难辨别到底哪种才是过去独有的。气候每天都在变化，季节一个个地结束，而我总是会迅速地忘记它们带给人的所有感觉。那么用诸如季候的名词和形容词只能提醒我有这种感官反应的存在，却无法唤起任何感受。你能重现那些过去的、哪怕是昨晚刚刚过去的体验吗？它们像是凭空消失了，无影无踪，仿佛并不存在。所有的陌生感和亲切感都需要等到自然循环的再度出现，在那时，我会惊奇于每一种崭新的气味，每一个雨滴、每一片雪花都像是突如其来地创造。

白天，我走出房门的时候，很吃惊地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不不，我不是在说大雪覆盖了所有，是那些平常一直见到的事物，在强烈的白的比较下，显现出了本来的色彩。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出来，房屋的外墙是一层浅浅的黄色（我一直觉得那是单调得令人生厌的灰白），而枝上仍然有零星飘摇的绿叶（是错觉吗？）。所有的地方都新得不可思议，像是蜕去了过往的皮肤。

最近看到马麟的《芳春雨露》，扭曲古怪的枯树和初绽的梅花、叶子并置在一起，雨虽然停了，雾气却似乎还没消尽，整幅画处在预示了的明朗和不可避免的晦暗之间，让我感到微微的战栗。但我无法很好地把握住这样的中间状态，总觉得那是不确定的事，就像是，即使我知道了昨晚会下起大雪，我仍然不会知晓今天的感觉。在一片朦胧中，温柔的月光也会发散开来，像一出没头没尾的讽刺剧……

我是不是联想得太过分了？可能是因为今天看见了开阔的原野，又在上面蹦跳过的缘故吧，连思想也变得跳跃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台灯，出去透透气，去把目光投向尚不可见的远方。

愿你总是拥有甜蜜的梦境！

第二封信 愿望

F:

去年我立下了好多愿望，检查一番，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都没有实现。有时候我真感觉自己是一个愿望粉碎机。但是在我回看过去的时候，这些碎裂的愿望就好像组成了万花筒中的景象，乍看起来混乱且眩目，实际上却总是在稳定地流动着。



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大声吼叫着去实现什么，因为会有许多内心的声音，新的声音，在暗中生长。

你总是说：“我不愿……”

亲爱的F，我想要提出一点抗议。我们老是不停地否定什么，把这种行为当作是推动生活前进的伟力。我们否定过那么多的人和事，最终我们一次次地否定了自己，因为我们要有新的目标和新的信念……可是，为了源源不断的新想法，为了总是会到来的未来，我们就需要不停地杀死部分的自己吗？可自己只有那么独一无二，越是要去抹消它，只能越来越接近于消失，承载愿望的力量也会变得十分脆弱。

我们都不是过于轻信的人，但有时会使自己陷入没有出路的境地。瞧那些流浪艺人，那些小丑和魔术师，他们是那么艰难而无畏，对于他们而言，一次扮演、一个魔术、一段音乐就已经呈现出完整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锻造出独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当我们随口将它哼唱出来的时候，那会不会就是一出精彩的好戏？会不会就能赢得陌生人的喝彩？

无论如何，这声音的雏形就埋藏在过往的许多愿望之中，完成了也好，破碎了也罢。愿望之所以成为愿望，并非是由于它的难以企及，而是在每一次许愿之中，我们都能更清楚地看见一种肯定的力量。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开口歌唱，首先就需要确定音符，不是吗？

我在想，假如你现在就在面前的话，一定会思索一阵，然后奋力地反驳。请允许我动用书信件的小小特权，施展一下狡诈的小把戏，让我继续再往下说一会儿吧。

我只是突然想起，还在读书的时候，某次生了重感冒，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昏昏沉沉，做什么都不方便。整天躺在床上，一不小心就会睡过去，梦见自己在寒潮中吃力地攀登山崖，天空中星辰一颗颗地坠落，远处似乎有潮汐涌涨的声音，但能听到的更多是山谷里回荡的鸣咽。在梦里我时不时会感到从胸口到眼角的疼痛，

类似于心酸的感觉（很有可能只是咳得太厉害了）。但有一次，我忽然醒过来，看见窗口飞舞着三四只灰喜鹊，它们浅蓝色的长尾一闪而过，把它们热闹的鸣叫一起带到天边去。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梦中听见的声音，该不会就是它们的叫声吧？如果我翻到了山的另一边，鸣叫其实也是被各种声音屏障处理过的鸟鸣吧？为了听见这一切，我要下定决心，让自己醒来……

愿你还能继续许下各自的愿望！

第三封信 岁除

F:

新——年——好——

请原谅我响亮的嗓音，F。我向你呼喊如同在对整个空间呼喊，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向。你在哪里？而我又在哪里呢？

我正处在历法的终点和起点，按照传说，古老的年兽将要乘兴而来，被爆破的声音吓一大跳，再败兴而归。同时会被吓到的，可能还有人们自己，人们都希望巨响能吓跑各自积攒了整年的失落和恐惧。夜空中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出现过星星了，但今天会出现许多烟花的形象。在那些光彩的注视下，人们祝酒而歌的脸色将会有绚烂地变幻。

我还处在雪融的时刻。几天前的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一下子冷了不少，好在握笔的手还不至于僵硬得写不下去。傍晚的时候，看着一摊一摊的白色冰块，大家在其间忙碌着准备，真觉得一年中最后的一天其实早在白天就已经被忽略了，这些最后的雪堆差不多已经成了世界的尽头。但是这样我就能说，我正是站在尽头与你通信。

好了，今年的尽头就是这样的，你已经看见了它的剪影：一个人笨拙地踩在湿滑的雪块上，看起来显得有点尴尬，随时会有跌倒的危险。到了明天，他脚下的事物将会消失，但他仍然无法保证，能够避免昨日面临的那种危险。岁月是无法除尽的，难以改变的事还有很多，比如我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我又许下了好几个愿望（先不告诉你），而在里，我仍然要向你祝福。

真无法想象，你现在到底身处一个怎样的世界，在那里，你有没有解决一些我们以前难以回答的问题？你是不是保留了一切我已很难想起的细节？或者，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老人，能说出让我耳目一新的言语？

不管怎样，我的祝福都不会改变。祝你永远自由而快乐，永远充满力量；愿我始终都能被你认出！

现在，我要继续亮出我的嗓音，向你说：“晚安——明天见！”

戴琳



勿投入摇摆的公交车，回到出租车的怀抱里。鉴于此，我很不爱周末。

可待在我现在的房间里又能如何呢？我的邻居实在太爱做饭了，所有的菜都放辣椒。我打开公共冰箱的时候总会看见各种各样的辣椒制品，红辣椒青辣椒小米椒泡椒辣椒酱辣椒油，有一些是家门口的超市买的，有一些大概是他们自己泡的。辣椒没什么不好的，就是气味大，厨房在楼下，厨房的窗户和我的窗户都开在一面，有时候我没留意他们切菜的动静，不一会儿他们烧起菜来，肉味混着辣椒味就窜进屋子，就算把所有的藤条都插进无火香薰里都无济于事。他们做饭能从上午10点做到下午3点，邻居的朋友有时候一下子来很多个，我每次要上卫生间都会发现有人。他们一开始打开房门，说话和笑都不避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自信于自己的方言，在北京，谁能听懂他们的家乡话呢？我就在憋尿的急躁里把音箱的声音开到最大，轻轻地把房门开条缝，我想要他们知道声音也是能逼疯人的。但我自认善良，我播放的是古巴民谣。没过多久，他们就嘭的一声关上房门，好像跟我撒气。

我终于能去卫生间了，卫生间的地板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人踩得不像样子了，马桶旁边溅出一些水，我很怀疑是水还是尿液。在一阵发生在脑袋里巨大的轰鸣后，我打算放弃收拾这破卫生间，不管我怎么努力，它永远只会只属于我。一旦你决定放弃什么事情，就先摘下你的眼镜。当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戴眼镜。有一天我坐公交车回家，旁边坐了一个大妈，她一直举着手机四处拍，包括我的脸。这多不礼貌的事情，但我不想惹什么麻烦，就

拿手捂着半边脸，后来我才发现，她没有在拍什么，只是打开了相机对着她想要观看的事物。她的注意力被前面的北广传媒屏幕吸引了，里面播放着保护动物的宣传片，狮子老虎大象轮番吼叫，大妈放大了手机的屏幕想要看清楚那些野生动物。有那么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是一件可笑的事，就摘下了我的眼镜。我近视不算严重，周围的人只是有了毛边，以前我总能看清他们的表情，摘下了眼镜就不需要了。摘下眼镜之后，卫生间也变得十分干净。我很多问题都是源于我太想看清楚了。人生难得是糊涂。老话真是没有错。清洁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被我动过，我放弃了清洁，放弃了分子式，邻居也就忽然不见了。卫生间重新属于了我，真吊诡。

眼镜不戴了，我就常常出去转转，看不清什么反而能更好地感受到它们。这个小区周围有一个小型教堂，下班时候我常常看着它们黑暗的玻璃反着街灯的光。但今天是圣诞节，里面有人唱歌。为了看清那些暗玻璃里隐藏的东西，我走了进去。每个人都朝我模糊地笑，好像我天生属于这个灯火明亮的圣洁地方。我的手机跟着亮了起来，我的邻居在租房群中圈住我，大概是祝福我平安夜快乐，一年到头了，我们终于像我们的清洁剂一样能说上两句话。但他们说：“以后我们轮流打扫卫生间吧，一人一个月，这样比较好区分。你先来！”

有人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上帝有说过什么关于邻居的话吗？”

“有的，我的兄弟姐妹。”她带着毛边的微笑真让人捉摸不透。

“你说说看。”

“上帝说，要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现在急需一副眼镜才能看清楚她到底摆出了什么表情。

“唉，”我说，“唉。”